

打工子弟学校“末路”？

北京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

A 现象：混乱的城头令

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行动，在8月20日这天集中展现了戏剧性的一幕，政策及执行的矛盾和反复可见一斑。

在大兴区西红门镇，这天下午涉及关停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被召集到镇教委办，得到了教委办主任赵永生“同意继续招生”的口头通知。与此同时，一条无落款的短信“飞”到了4所学校的学生家长手机上：育红学校等4校是在违章建筑内举办的未审批学校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请家长将孩子转到龙海等5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就读。

早在今年6月7日，上述4校就接到镇校园安全办公室下发的“告知书”，称其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于6月20日取缔。8月20日是周六，东坝实验学校，朝阳区最大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，却破例让370多个学生继续上课。为此，学校接到一纸“强制拆除告知书”，称“东坝乡政府曾责令其于8月20日将此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”，未果，“经决定于8月25日对该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”。

在海淀区东升乡，自8月9日区里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——红星小学被强拆之后，8月20日这天，学校的废墟外展开了一场招生大战。邻近的昌平区东小口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挂横幅，搭展台，学费普遍从一学期600元涨到了800元。而原红星小学的近邻，同样无办学许可证的新希望学校，除了涨学费，甚至还紧急将校门口的老师宿舍和居民房腾出来做教室。校教导主任称，该校不在规划拆迁范围内，因此得以保留。而他们的兄弟学校——另外一所“新希望”，则因租房合同到期，地块涉及城中村改造，8月15日被东升乡强拆。

B 承诺：一个都不能少

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表示，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也涉及不少公办校，针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公办校的拆迁，教委确定了“三先三后”的工作原则，即：先拆迁民居，后拆迁学校；先有安置分流方案，后实施拆迁；先分流学生，后拆校舍。

那么北京各区县有否遵循“三先三后”原则？“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”的承诺能否兑现？记者连日走访了朝阳、海淀涉及关停的几所学校以及学生家庭（大兴区最终不再取缔西红门镇的4所学校）。

8月20日，朝阳区教委通报了学生分流安置情况。公办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北京近期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，引发舆论汹涌。这场由大兴、朝阳、海淀3区主导的行动，在推进中呈现了怎样一幅乱象？市教委提出的“三先三后”原则和“不让一个孩子失学”的承诺是否得到了兑现？北京的行动轨迹的源头在哪里？上海的做法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在持续一周的走访中，记者试图找到答案。



C 渊源：学校存严重安全隐患

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协会会长易本耀的观察，北京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，以“安全隐患”为名开展的整顿，“起因就是4月25日大兴区旧宫镇的一场火灾事故”。

自6月以来，大兴区涉及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已达到11所。从6月27日开始，朝阳区将台乡、东坝乡、金盏乡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先后接到了关停告知书。和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样，这些告知书都指出关停的依据是学校“存在严重安全隐患”。

西红门镇在给记者的说明材料中也解释道，“为落实北京市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精神，确保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安全，西红门镇对违章建筑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无安全保证的未审批自办学校予以清理整治。”

“朝阳区东扩是北京市推进的规划重点，未来朝阳和通州的拆迁会越来越多，而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的成本相对较低，这可能也会成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理由。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说。

D 启示：上海模式值得借鉴

自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之后，平静了很多年，“到去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折点”，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。

2010年初，当时的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调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前，提出了后来形成广泛讨论的“洼地效应”。

学者和关停学校校长们都反复提及“北京应该向上海学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相关规划和工作思路”。

上海市曾于2008年制订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“关停并转”的3年计划，“初中阶段禁止开办打工子弟学校，原有学校的中学部全部转入公立学校；小学达标的直接发办学许可证，不达标的、规模小的由乡镇主导收购和合并，可以扶持的给予几十万元补助经费改善条件后再发证”。在北京和上海都开办了打工子弟学校的易本耀介绍说。

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，上海已经100%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，教师工资也基本由市教委统一制定标准和发放。其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，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，没有强行取缔过一所学校，到今年已实现平稳过渡。



年轻的朋友们，请到社区服务来！

在高新区兴园社区中心工作的程羽，是2010年刚刚考进来的。虽然工作只有一年多时间，但程羽说：“我很早就认识高新区了。我母亲就是1998年到高新区的企业工作的，一直到现在还在这里。并且，我家里还有其他人也在这儿工作，可以说我和高新区是很有缘分的。”

社区服务：这里是高度与宽度的结合

与年轻的自己一样，程羽说：“在兴园社区，我们的队伍很年轻，很有活力。有的人是从大学毕业直接就到这上班的。”而当被问及上大学和参加工作的不同时，他深有体会地说：“在大学，是一个横向积累，是知识面的拓宽。我之前在企业里供职过，那是一种纵向的发展，追求技术的高、精、尖。现在，我在社区服务的岗位上，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这里

是宽度与高度的结合，就像我们要每一层楼，每一个房间都打扫，才能保证这一栋楼是干净的。”

在程羽的工作中，有一件事令他尤其难忘。当时兴园社区中心有一个拆迁户，为了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计，户主买了一辆车，干起了黑出租。后来，被交警执法部门查扣了，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。知道这件事后，程羽和社区里的工作人员一起，帮助联系到一家物流公司，安排这个人去上班。“上岗的那一天，他激动得老泪纵横，一个劲儿地感谢我们。这件事告诉我：一定要提高服务水平，拓宽服务范围，虽然有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，但我们急群众之所急，尽力帮助群众解决问题。对群众要真诚，要实实在在地做事。”

年轻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

尽管在社区服务的岗位上工作刚一年，可是对于程羽来说，人生新的篇章，正是从这里起步的。“这些年，高新区秉承凡进必考的理念，引进了不少人才。”程羽说，高新区对新招考的工作人员有着严格的规定，必须在基层工作满三年，才能进入机关工作，不允许一进来就到机关里。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方面是为锻炼新进的人员，另一方面也是让新进的人员积累足够的基层经历。“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，我到单位上班后，首先就把网站建立起来了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新进来的大学生，都能有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。”

谈到工作体会时，对于这一年多的历练，程羽显然也是获益良多。“我觉得要加强对工作思路的培养。比如一开始我负责人口

普查的工作，想着只要自己拼命干就行了，完全没有思路。后来通过领导的指导，帮助我们建立四层结构，结果顺利而高效地完成了任务。”末了，程羽感慨地说：“我希望，有更多有抱负的大学生能加入基层工作，这里真的是可以令人得到锻炼的大舞台。”（黄梦霞 刘甜甜）

